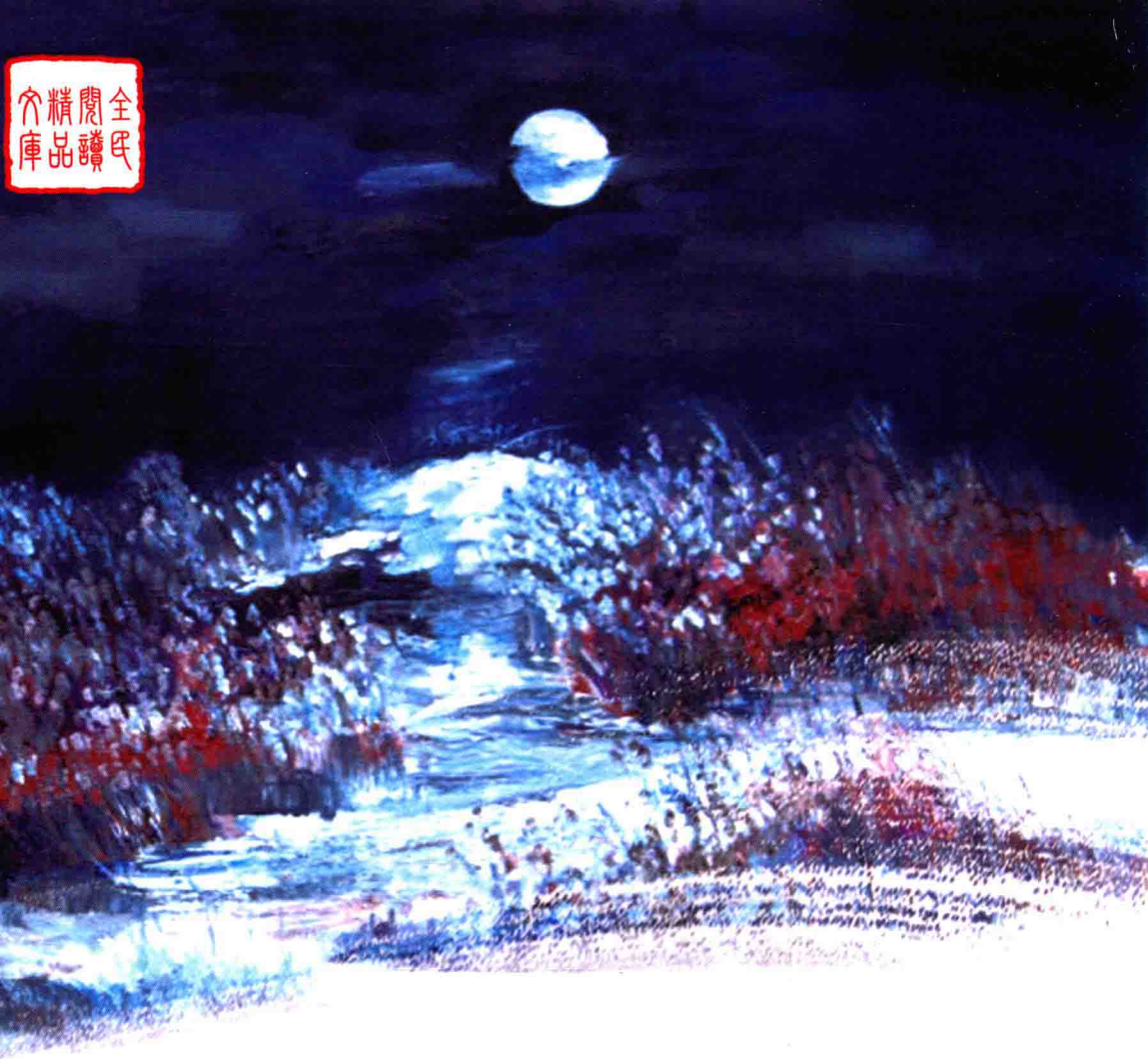




月是故乡明

YUE SHI GUXIANG MING

方 淳◎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月是故乡明

YUE SHI GUXIANG MING

方 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是故乡明 / 方淳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6

(全民阅读精品文库)

ISBN 978-7-5171-1901-2

I. ①月…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395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责任编辑: 肖凤超

封面设计: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1.5 印张

字 数 175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171-1901-2

CONTENT

目 录

月是故乡明 // 1

蛇惑 // 20

花斑 // 34

二胎 // 60

见思惑 // 89

疼痛与飞蛾 // 120

阿尔卑斯山的雪 // 140

梨花院落溶溶月 // 153

附录 // 168

| 月是故乡明 |

此刻，易平山已经站在馆前了。

灰秃秃的粉白墙面，左右两扇石壁门头上方，盖上去的巨大邮戳似的，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大印，里面填写着端端正正的隶体大字：瓦全旧馆。大约有了年数，日晒雨淋，墨迹剥落，左首下角题了两小字，应该是书者的大名，字迹模糊，依稀能辨得一个“润”字。

入口在右边，左门出。石壁门架，残黄中暗暗泛青，门顶的横隔湿漉漉的，雨水淋落。石门槛滑溜溜的，被踩踏得光洁细润。两扇厚重斑驳的木门朝内开启，游人鱼贯而入。

站在馆前，平山不由就想起了临远的话，他抿了抿嘴唇，觉得有些好笑。临远是这样说的：“给你介绍个女子。”临远的老家在富春江畔，说起话来，仿佛方言里也夹杂了水汽，咝咝的漏风，女子，听起来倒像是“女思”。这样的称谓，比起女人，总让平山觉得隔着时间的距离，仿佛他要介绍的，是生活在五十年前的女人，在水一方一般，那种女人，是画在框里，搁在陈年的红木桌上，拿来看的，没有香水味的，闻不着肉臊气的。

那还是去年的中秋，平山散步珠江边，在黯浊的河畔一边走，一边看

月亮。手臂上挂着何晓芬的手，她的手指细长苍白，是真正的白骨精修炼而成的手。何晓芬一边勾着他的手臂，一边说：“嗯，如果你答应在我的新项目里投资十万，我就将你纳入我的两个结婚候选对象之一。”何晓芬一边说，一边朝平山的怀里依偎过去。平山假装抬起头看月亮，鼻子底下，一波浓郁的香水味漾过。

“何晓芬。”他自言自语，是的，眼前这个何晓芬，他认识十五年了。十五年前，他初下海，随公司去加拿大谈一桩生意，何晓芬是他的同乡，他受她的家人所托，到加拿大一所大学里见她一面，给她带点家乡的特产。那时候，何晓芬是个大大咧咧、善于言谈的女孩，还不至于嘴上总是挂着“项目”“投资”等字眼。她学的是商科，女孩子学商科，这样的结果，应该在意料之中，然而，变化之大，真是始料未及。

平山记得在大学旁边的旅店里，因为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肠胃突然出了点状况，那夜，何晓芬留在他身边。后来十五年里，平山总是想到这个问题：一个女人的第一次给了某个男人，这对女人来说，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长期以来，他以为，或多或少应该有点意义。可是，这种意义，在何晓芬身上，居然没找着。后来他俩各自在异地发展。他在广州，在北京，在一家家公司里辗转流徙，然后自己创办公司，从最大规模时的二十人左右，到如今只剩下自己和兼职财务的一个半人，平山觉得这条路走得有些苍凉，就像秋天里看上去渐渐凉薄的月。

平山已经忘了何晓芬是什么时候又出现在他身边的，她是作为一个海归投资商的形象出现的。她剪着短短的发，嘴唇鲜红，手指削长，指甲晶亮，几乎让他认不出来了，渐渐适应、熟悉她的这一陌生形象，平山感觉用了诸多的努力，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看着月亮，就像许多次望着窗外的小树，平山能回忆起来的还是那个雨夜何晓芬将充好的热水袋焐在他肚子上的情景。那时候，何晓芬的头发黑黑的、长长的，笑起来，莹润的脸上有两个酒窝。平山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女人，他是经常被骚扰的单身男贵，身边不缺女人，反而对女人失去了欲望。三更半夜，还会有一些不知道哪里认识的女人，会打电话来，亲热地叫他“哥”，他曾经一度被女人搞得晕头转向，但想起婚姻，依然有一种恐惧。记忆里，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姐姐、姐夫也在婚姻里打

了数年冷战。平山从未向女人求过婚，如今他四十六岁了，何晓芬三十八，即使是眼看着行将过气的年龄，他也不愿意现在的何晓芬一边勾着他的手臂，一边跟他说：“你给我十万，我就答应跟你结婚。”如果何晓芬不是用这种口吻跟他谈这样一桩庄重的事，他也许会考虑和何晓芬一起生活。但是，似乎何晓芬自己都忘却了她的过去，她的第一次。她这些年来，和他一样，过着到处练习的日子，当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他为了练习本身，而何晓芬为着她的一个个所谓的新项目。和何晓芬在一起，就意味着，他需要和一个个新项目在一起，从早到夜，从黑发到白发。

他站在珠江边，对着悬在高高的楼顶上空的那个月亮，突然喊了两声：“何晓芬——你在哪里——”何晓芬被他惊了一下，攥起粉拳砸他的肩膀，吃吃地笑了，“叫你逗！”

平山转过头来，看着她，说：“你不是何晓芬。真的，不是。”

临远跟他说：“给你介绍一个女子。”平山只是听着这方言里的“女子”两个字，觉得有些好玩，其他就没有什么感觉了。“这个女子干的行当，你恐怕从来没听说过。”临远在那头神神叨叨的，有点媒婆的意思，平山这头正听着，那头临远就乐开了，“她是搞拓印的，专门拓瓦当卖。”

拓瓦当，这算什么行当。平山顿时觉得好玩了。他只知道拓字碑的历来有，而且，向来不属于女人的行当。江南的女人，搞搞刺绣不错，居然也有搞拓印的，而且，拓印瓦当算什么。

年末，平山去了一趟武汉，为公司竞标一桩工程。可是，公司实力不够，没有竞投成功，转道杭州，就在临远的门店里住了下来。临远的字画店开在临街的地下室，两百多平米，层高低，但用来做画室开店，却自有一番风味。那还是十五年前了，那时候，地下室的价钱是房价的一半，当时人们都觉得贵，还不太有人买，临远赚了一点小钱，看着临街的地段，就买了这两百多平米，用作仓库，没想到如今变成寸土寸金的所在。平山这些年，赚到的钱全都重新投到新的项目里，没有留出部分置换成产业，到如今除了在广州有个两居室的小房子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在临远的门店里住着，他自己都觉得实在有些寒碜了。

“这就是她拓印的东西，看看蛮有意思的。”临远指着白壁上挂着的一

幅黑框带玻璃的作品。厚厚的制作过的宣纸上印着几种“寿”字凸痕，凸痕中间的白色空地洼陷下去，形成凸凹有致的立体效果。凸痕上的字迹，是石青色，苍凉古拙，拓字之外的空白处，题着一些字句，有的是与拓印相关的诗文，有的是注释的文句，譬如这一幅“寿”字，上下相对的两个瓦当圆印中间，题着数行行草：“长命富贵，用于庙宇，中间为‘寿’，纹理线长，周围镶嵌几字花边，出自晚明，极其珍贵。”落脚处著着：“苔青拓于瓦全旧馆寅冬卯日。”

书法配拓印，这倒是很和谐的独创。平山看着就笑了。不过拓印虽然有趣，但这幅作品，含量更重的是那些个字，看起来倒有些眼熟，这样的一种笔法，着实藏了些风骨在里头。

临远笑而不答。

“‘瓦全旧馆’离这不远，一个半小时车程。是你去看她，还是我打电话将她约过来？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真的。”

二

平山数日住在临远的店里正觉得无聊，想，有个去处自然也好，就上车离开了杭城，一路来到了这里。

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宅绵延数里，“瓦全旧馆”镶嵌在里头，是临水而筑的两层建筑，前街后水，大门敞开，对着临街的弄堂。前后两进深，门窗外，就是石埠头，一直通到河里去。虽然已是冬天，河水却煞是清碧，很养眼。户户人家之间，隔着粉白的马头墙。依靠着窗户的栏杆，能望到河对面的歇山屋顶。屋顶最高处用瓦片盖成鲫鱼背，两头稍稍翘起，像一枚厚重的元宝；鲫鱼背两边，溜顺的黑瓦层层叠覆，远远望去，屋顶也仿佛荡漾着苍青色的水波似的，与房屋脚下的河水照应。攀着木楼梯，吱吱呀呀地上去，楼上光线暗淡，玻璃镶嵌的木格子小窗，颓旧暗淡，凝重苍凉。

沿河都是柳树、桃树，裸露着光秃秃的枝丫，然皮色已经泛青。埠头石块的罅隙里长出了草，临水的墙根、屋角的白墙上，因为长日来湿雨连天，生出些若有若无的苔藓，远远看去，青绿水墨画的晕染一般。覆盖在

木门和木窗上遮雨的瓦棚，年岁日久，也透出点苍苍的绿意。天空蒙蒙的，只是灰白，更像是水墨画边缘的留白。

馆前三十来平米见方的空地，用青砖侧面朝上斜斜地砌成“人”字条格，苔藓苍碧，细小的青草在风中微微瑟缩着。平山抬起脚，跟随人群迈过石门槛，里面是四十来平方的厅堂。地面水磨青砖满铺，两边侧壁上下支出宽宽的陈列架，上面摆放各种造型和图案的瓦片，旁边竖着小纸片，用以介绍说明。厅堂中间横列着几个展柜，玻璃罩底下的展箱里，置放着几方雕了字样的青砖和图案凸显的瓦片。其中一件，做成雄鸡报晓的造型，谓之“哺鸡”，是屋顶装饰用的。皇家用龙，百姓则用鸡，鸡在民间的意义有时相当于凤，象征吉祥，自然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家才能用的装饰，俗语说：屋顶装哺鸡，幸福祥和及。另外，还有一些兽面的筒瓦花边，既用作装饰又可以导引滴水。其中，一组“福禄寿喜”滴水，在临远的字画店里见到过拓片，原来还是清中期的产品。

厅后开辟出一间雅室，两米见宽，对着门，一排冰凌格雕花木窗紧闭。两侧粉墙上，悬挂着几幅拓印小品，用小格木框装裱，一幅卖三十元，和临远店里两三米卖到上万的大幅作品相较，更像是孩童的玩耍之作。

壁角竖着几个木头支架，搁着几盆腊梅、山茱萸、兰花之类的盆景植物。

平山摸出苔青的联系电话，想了想，又放回口袋。时光尚早，离午饭用餐还有个把钟头。平山习惯于疏懒的单身生活，习惯于午后三点才开始一天的社交活动。

按平山的经验，一个女人的作品与本人不一定能挂上钩。譬如广州的美展，只要有闲暇，他都会去光顾，也买一些作品收藏。一次，看到几幅“睡莲”油画小品，用了不同的色调，展现池中莲花瓣朵的光影明灭。景物在光影中，虽然是同样的造型和布局，因为色调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夕阳中的温柔，晨露中的清新，月色中的洁净，秋凉中的萧索。平山闲站着，观摩良久。那时，他刚买了小小的两居室，客厅罗汉床的后墙上，很需要一些点缀，平山颇为中意这四幅小品。再看作者，是三十来岁的学院派女画家，作品获得的国际奖项能列出一长串。平山看了看附着的名片，

按照作者的联系电话打过去，希望能砍砍价。对方给了地址，平山赶过去，见了面，才知道是一个男人一般粗模粗样的女人。剪了一头齐肩发，叼着烟卷，牛仔裤，黑棉褂，黄中带黑的沉沉的脸色，粗糙的皮肤。原来是蒙古族，说话中气十足，看人的眼神干净利落，和笔下那种细腻温和的调子完全搭不上。平山顿时就有些后悔这一次的见面，加上价钱讲不下来，四幅小品出价十万，女画家说已经是到底的价钱了。她叼着烟卷，竖着一根食指，让平山到处去打听打听她的名字，值不值这个价。平山想，以后一看到这些画，就会想起这个女人这样一副腔调，那种心旷神怡的美感享受就会荡然无存，所以，终于还是下不了决心买，一路悻悻地回去了。

平山左门跨出，头上就淋了雨。抬头一看，石门横梁下，水滴密密地挤成一排，一颗颗悬成线，“咚”的一声，掉落在阶前的砖洞里，溅起迷蒙的水珠。出得门，绵密的细雨，花针一般从四周包围过来，空气里便弥漫了清酸的味道。

平山打算四周先走一走，用过午饭再打电话。虽是景区，可毕竟是乡下地方，僻居于乡下角落里的女人，不见天日，就算有些涵养才华，恐怕也脱不了山乡小家子气。平山是女人堆里混过来的男人，看女人就像香水鉴定专家一样准确到位。但愿不要羞羞答答、黏黏牵牵的半天不愿出来见面，电话里一般就听得出来，如果是这样一副上不了台面的语调，不见也罢。

平山打定主意，撑起一把折柄黑伞，看了看天，就顺着游人队伍的方向，拐到左边小街上。说是小街，其实只是两米光景的青石巷弄。两边沿街都是厚重的木头门板，一户人家只有三米见宽的门面，从窄窄的门钻进去，却有一进、两进、三进的深度。这是此地建筑的特点。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人家，讲究脚踏实地过日子，高墙窄门，深藏不露，有财不泄。站在街上，乍一抬眼看着家家的门面，真看不出哪家富有哪家穷困，有无积财，日子过得如何，一定要走进那扇窄门，甚至穿过一段幽深的长廊，才能知道底细。

可如今，古镇成了风景名胜所在，街巷两边的房屋都出租成了店铺，衣服店、糖饼店、珍珠玉贝首饰店、胭脂香粉店、串烧饮食店，鳞次栉比，

一家紧挨着一家，拥挤得没了缝隙。

平山随着人流往前走，两边瞅瞅，看到墙根立着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颜体的三个大字：石瓦弄。朝弄里一望，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悠长悠长，看不到尽头。两边是高高的白墙，仰头一看，只见墙的尽头与天空接壤处，瓦片勾勒出墨痕一般的线条。

平山正觉得嘈杂，就走进巷子去。一进巷子，人声顿时就远了，只听得自己的脚步声，笃笃响起在石板上。平山想起童年在村子里的光景，似乎就能见到几条黄狗从弄堂里蹿出来，几只母鸡咯咯地追逐嬉戏，那是多少年再没有体验到的光景了。随着城市的扩张，平山的家乡先是成为外来务工者的杂居地带，然后整体拆迁，两年前，乡民们拆村建居，搬进了高楼。平山回家，再也找不到从前熟悉的土地了。那以后，平山习惯于过年不再回家，他是再也找不到故乡了。而此刻，双脚踩在弄堂的青石板上，他的心思有一点迷醉，有一点恍惚，他依稀看到那个童年的自己，穿着一领藏青色四个口袋的的卡中山装，一双解放鞋，那是过年的新衣，他正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鞭炮，领着一群孩子，一路噼噼啪啪地放过去。

天哪，我，这是回家了？平山好生奇怪，心中诧异着，抬头一望，右壁的墙上，开着一扇大门，青石门架，上面雕刻着柳体的匾额：滴水穿石。当门一副高高的青石碑照壁，中间一个大大的图腾：一张简单的人面孔，边缘雕刻成猫脸，两眼上方刻着“王”字，猫耳下方用简单的线条雕出胡须的样子。图案简单粗犷，颇为稚拙。这张奇怪的脸远远一看，满是笑意，看来有“笑脸迎客”之意。图腾上方，方方正正刻着四个镏金大字：地佳人善。

平山迈过石门槛，进得门去，才发现碑的另一面是一副行草，平山一看，立即呆住，心下了然。照壁后面是二十平米见方的空地，左边四开间上下两层的楼房，前边与右边是白墙，墙顶覆盖黑瓦，壁脚种着些竹子梅花之类的植物。

大门敞开着，平山抬脚就进了门，穿过厅堂，中间两米见方的空地，置着几个盆景，上两层石阶，是单层的瓦房，左右两间厢房，房里传来纸张唰唰的声音。平山走到门口，便站住了，好一会儿，才张嘴道：“石苔青——”

三

“上海的吧？两米的立轴？”留齐肩直发，披一件蓝色宽松针织衫的女子说完撇过头来，朝他一笑，又回头忙手中的活计去了。低垂了头，手里一边忙碌，一边又招呼他说：“已经裱好，装框师傅要下午三点才能送过来，还请您耐心等一下！”说完，又回头朝他一笑，“您要是外边没转完，就接着转转，要进来坐等也可以！”

按照临远的介绍，这女子已经三十四岁了，可大约长年生活在水乡的缘故，皮肤尚细腻，难得的是眼神明亮清澈，气质简单清朗。平山在生意场上久了，各色人等均有接触，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许多有钱的女人，细看之下，脸庞精致，皮肤细嫩，但并不令人感觉年轻，就在于“态”的世俗与成熟。关于女人的“态”，平山十七八岁就读过晚明梨园帮主李渔的论述，说是“尤物能移人”，能否“移人”，成不成得了尤物，就在于这个“态”字，其中，就包含了看人的眼神，说话的语气神态。因为这“态”乃是一个人精神气质的凝结，并不如皮肤这等外在的物质容易处理，上了年纪就忙着整容、拉皮的女人，他平山见得多了，通常乍一眼光鲜亮丽，再细看就琢磨出仓皇憔悴来了。女人失去了内在的自信充盈才想着整容，而这心态即是衰败的开始。

他偷偷打量了苔青两眼，心里赞叹临远的眼力。料想这女子的成长环境，大概极其单调，怕只在这小空间里，年复一年地拓印书写，与外界很少接触，所以能保持这清朗素净而又滋润丰满的神貌体态。但听她话语里对业务人员的调度安排，又煞是简洁利落，俨然是打理石家门户的主力。

“怎么就知道我是上海来的？”工作台一侧，靠着木棱玻璃窗，放置着一对旧鸡翅木圈椅，前面一个长方形老樟木箱子，上面铺着细竹茶帘，列着陶罐茶具。平山在大红的寿字纹坐褥上落座，苔青就提着一把老竹壳水瓶上来，在一把粗大的提梁紫砂壶里加入少许茶叶，平山细看，是附近一带出产的名茶“顾渚紫笋”。苔青暖了壶，冲茶，拿竹夹子从方盒里取出两个小盏，沏了一盏给平山。

“寻到家里来定制的一般都是上海人，上海离这里近。”苔青在另一张

椅子上坐下，拿眼睛有意识地看了看平山，微笑着。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定制的呢？”

“来旅游的怎么知道我的名儿呢？八成是在外面的店里看到过东西，知道我叫苔青。”

“我看上去像是远道来的？”

“是啊，听口音也知道。本地一带的人都不叫我苔青，叫滴水，我的小名。”

“滴水……真有意思啊，怪不得门壁上题着‘滴水穿石’。”

“滴水，是一种瓦当，爹给起的名。三十岁那一年，家里翻修改造，爹说三十而立，指望我招个女婿进门撑立门户，所以用小名题了门壁。”

“哦……”平山觉着有趣，笑出声又觉得不妥，不由咬着嘴唇，笑意浮动，“你父亲收集那些瓦片什么的，用了很长时间，花了不少钱吧？”

“馆里仅仅是一部分呢，场地不够，还有一千多件都堆在家里阁楼上。我搞上这行，不也是想废物利用，既能发扬光大，又能谋一条生计么？”

“你这主意真不错。不过，拓印容易，写字到这个程度，也要练习书法好多年啊！”

“嗯。”苔青突然低了头，没有多言语。一会儿，又抬头问道：“是两米的那一幅吧？”

平山忍不住哈哈笑出声来，有意思地斜睨了苔青一眼：“我买！多下来的挑几幅好的卖给我成了！开个价吧！”

“哦，你不是定制的，是专程跑来买的啊？那我肯定给你优惠价！我带你楼上看，你挑一挑吧！”

苔青起身就走，毛衣外褂垂到膝盖，细细的腰带从两边垂下来，飘过平山的腿部。平山跟着站了起来，随在后面，有意思地打量苔青的后背。劳作的女人通常双手前倾，含胸驼背。苔青的背却是挺直的，肩颈之间，有着优美的弧度。平山一双胶鞋，底部踩踏着木楼梯，吱吱嘎嘎地响，目光落在楼梯苔青的脚上，苔青穿一双旧式的黑灯芯绒布棉鞋，脚背厚厚地隆起，双腿细长圆润，脚步声倒是憨实有力。

阁楼是一个四十平米的开间，空阔而阴暗。临窗一张巨型工作台，三米见宽，铺着练习书法用的毛毡，放置笔墨纸砚。门侧白墙上，横拉着铁

丝，穿一排大铁夹子，几幅拓印完成还未著字句的宣纸竖挂着，也有几幅已经完成的也悬在铁丝上。另一侧，挨着工作台边老旧楠木椅子的，是一排木柜，里面堆叠着宣纸，还有一些完成了的配好镜框的作品。

苔青绕过木柜，原来里面还有一个狭小的空间，整齐地摆放着五六只大樟木箱子，沿壁角立着一排排装裱好的镜框。

“你看看，都在这里了，随意挑吧！如果觉得外面立着的看不上，箱子里还有些没装裱过的。你路途远，我建议你买几幅没装裱的回去，方便携带，一卷放包里就完了，回去自己爱装什么框就装什么框，价格也便宜！”苔青一边打开箱柜的盖子，一边嘴里唠唠叨叨地向他建议。

“你倒是替人考虑得挺仔细啊！”

“那个自然，我们这行，靠的是回头客，业界的口碑，三来二去，顾客成了朋友，生意也帮忙介绍来了。你不替人家考虑周全，人家凭什么下次还想着你？”

“是是是……”平山忍俊不禁，忙不迭地点头。就在她打开的箱子里认真地翻翻捡捡。女子创作书法，通常会有缺陷，易笔力不足，格局受限，得之娟秀，而失于苍莽。壁上悬挂的几幅作品，落款是“润言”，一看就不是苔青的作品，看那笔迹构架，似乎出自江南“卢润言”之手。而再仔细看苔青的作品，学的就是润言体，但只是形象的仿拟，能看出学得极其用心，外行人一看，真能蒙过去，但内行一看，论笔力、气象，都相去甚远，不在同一个层面。平山在箱子里找，倒意外发现几张魏碑的临摹，笔力稍足一些，仿佛见得一点莽莽芊芊的气象，与其他作品自是不同。平山就挑选了三四幅，拣出来交给苔青。

“咦？”苔青拿眼睛疑惑地看着平山。

平山知道她要问什么，暗含了笑意的目光掠过她的脸看了看打开的木头窗子。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隆冬的天空灰雾蒙蒙，悬浮在黑色的屋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寂寞无聊的萧索味道。大概是漂泊久了，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是与女人独处的当下，即使是这样的时刻，与一个温润的女人初次见面，平山心中那积郁已久的苍凉与寂寥仍然浅浅地浮动于心口，徘徊不去。但是，此刻，萧索之外，让他的心里稍稍萌生出一点欢欣，就像沉闷已久的天空，突然透亮出一线湛蓝，这种感觉，平山

知道，叫作安慰。

平山将眼光从窗外收回来，再落到苔青脸上，发现苔青已经站在他身边。她举起这几幅字一会儿远观，一会儿近看，还在琢磨。

靠得太近，平山闻得到女人头发的气息，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意。数年来，这寒冬佳节之际，已经没有可心的女人陪伴在身边了。平山想，临远还真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女人。虽然，以他沙里淘金的眼光来看身边的苔青，只能算是江南上等的小家碧玉，缺乏些城市历练的大家闺秀气象，但是，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就像面对自家的小妹，倒让他能够彻底放松，彻底无所顾忌，无须再端出庄重儒雅的态度，摆列些繁文缛节，那长年累月忙于应对的包袱，此刻彻底卸了下来。

他转过身，伸出手，自然地搂过苔青，将嘴唇凑近她的耳朵：“苔青，我要买的是你啊……完完整整的你。我不要人家的东西在里头，不要——”他指着墙上写着“润言书”字样的那几副作品，“不要别人的任何东西在里头……我就是你父亲要招的女婿！”说完，抱紧了苔青，吻了起来。他诧异于自己的饥渴，大约是寂寞得太久了。

四

平山的家乡在苏北，他体貌高大，语气却是温和儒雅。经商前，在一家学术机构写点文章，一天，一篇文章因为倾向问题被批评，一怒之下，辞职下海去了广州。多年来，脾气是渐渐磨圆了，不再有凌厉锐气，话出口前，在嘴里绕着舌头走三圈，人说“贵人语迟”，平山如今看着也是这样一副贵人的相貌了。但是，他一想到生活的负荷，人际的应酬往来，还是忍不住叹气。

苔青糊里糊涂突然被旋入另一种情境，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她甚至还未看清这个陌生男子的相貌，不知道他究竟从哪里来，他是怎样找到她的。她立即从他怀里挣扎开去，定定地仔细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平山的气质，儒雅自然比不过润言，但和润言相较，似乎又多出些说不出的妥帖处。和临远相比，虽然同是经商，却更见着些大气象，看上去就是阅历深、见识广的样子。这仪表、谈吐，苔青是喜欢的。之前见他言语间总是拿了柔

情的眼神打量自己，就觉得有些讶异，现在再听他说，知道是父亲所托的事情有了眉目。

但是，这么糊里糊涂被一个陌生的男人拉进怀里，舌苔间，沾上淡淡的微苦的烟卷味，这感觉，一刹那间，让苔青恍惚昔日重来，陌生而又熟悉。苔青想起三年前的夏天，润言受到家乡邀请回乡题字，也是在这间阁楼上，也这样欣赏着她的临摹。那时候，院中梨树的枝丫伸到了栏杆之外，梨子的馨香沁入纱窗。润言说时间无多，实在留恋，他情不自禁将一卷宣纸平铺在七八只箱子拼成的台面上，天热，汗水和津液沾湿了白花花的纸叠。那以后，夏天来临，苔青临摹润言的字，总能嗅到酸津津的气息。但是，三年过去了，再也不曾见到他回来。坊间的传言，有时也能在报纸上得到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声名日涨。他的太太，杭州的仕宦闺秀，听说这婚姻为他后来的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支持。新婚那一年回乡，苔青曾见过他太太一面，那温婉端秀的气质让苔青自惭形秽。即便如此，苔青仍能从润言的眼神中，读到他对她钟情依旧，然而她到底心性倔强，不肯再为这风花雪月的感情与人争夺。她只是安然接受命运，看淡风月。

但是，毕竟，那是她从小到大，伴随着骨头成长起来的爱恋啊。自读完大学回到乡里，润言在城里，因为地域的间隔，两人渐渐有了距离。后来，润言有了新女友，其后，又成了家。长久以来，她踽踽独行。上门提亲的本地稍稍像模像样的人家也曾踏破门槛，但，竟没有人能进到她的心里去。这么多年来，她全身心扑在这些纸片上，提起毛笔，就仿佛看到润言站在身边，陪伴她，引导她，他早已是她的精神伴侣。

发现自己的出神，苔青不好意思了，她理了理发，低声问：“是临远介绍你来的吧！”

抬头看看钟，已是用饭时间了。

石瓦全不在，亲戚坊间串门去了，家里再没有别人。苔青自己准备午饭，过年腌晒风干的熏鱼、酱鸭，切成细细的长条，搁在木蒸桶里，隔着晚谷米饭，大铁锅里沸水滚烫，满屋子芳香流溢。本地池塘挖来的荸荠肥而爽口，去壳切片，与家养的嫩母鸡炖成砂锅，再简单炒一盘肥绿肥绿的青菜，粗瓷青花碗盛了，摆在正厅的八仙大桌上。

看苔青的手艺，听她的盘算，家里的收入，一应开销，城里几家寄卖的字画店的账簿往来，没有不清楚的，知道这女子果真如她父亲所愿，是实实在在的当家人了。

“为什么不到城里去生活呢，这拓印的活计不是太烦琐，可以交给你父亲的。”平山问。

“我走了，这些仓库里的瓦片、房舍、家务谁来照应呢？”苔青坐在平山对面，小口啜了一点鸡汤，不好意思地低垂着头，时不时抬头扫一眼平山，那眼神里又是欣喜又是迟疑和拒绝。平山心底略略地有些清楚，但也不好意思探问，只细致地观察苔青的长相，虽然已经过了最好的韶华，但仍能看出当年鼻子秀挺，眉目楚楚的隽秀之貌。

“这么说，一定要招愿意上门的了。”平山平淡地问。

苔青低头不语。

“为什么不招一个本地呢？”

“本地的风俗‘好子不上门’，上门女婿总让人低看一眼，愿意上门的，我也实在看不上……让您见笑了！”

平山下午还想到外面转转，所以，只简简单单喝了点鸡汤，没有饮酒。平山说，晚上再饮。

用完饭，平山拿了相机，折出门，穿过巷子，沿小街一路溜达。其中几家大宅大院都开辟出来做了小博物馆、陈列室之类的，其中一家称为“印馆”，平山觉得有趣，就踏了进去。

展厅不大，原来本地风景名胜都让全国有些影响的书法金石家题字刻篆，其墨宝碑铭篆刻手迹都保留下来，用透明有机玻璃装箱，布置成一个个展台，珍藏于这间宅子里。平山一个个展台看过去，琢磨那些风神各异的篆刻，查看对这些雅称的解释。譬如“幽巷晚照”，即是石瓦弄晴日傍晚的景象，此篆刻用的是冲刀法，线条爽利健劲，看了下面的注释，清清楚楚地写着三个字：卢润言。原来他是本地产出的书法家，注释里满是长串的溢美之词。平山看着，心里竟然有些说不清楚的酸意。

馆后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堆着些亭台楼阁，假山长廊，种着些梅兰竹菊，芭蕉樱桃。平山觅得一处僻静的角落，在亭子里的栏杆靠椅上坐下，